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弱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見錄六人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金陵龍光澄忬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裕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虔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鷺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鷺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舍匠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潶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潭州道崧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

七人見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

五人見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勣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

一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漸州自南
永慶院繼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朗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新聞和尚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
無機緣語句下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曾氏七
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
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
鄧山育王寺師徃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
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根錫南邁抵福州
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
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
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
往師曰遷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
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
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
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
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徃至

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

第四

五

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

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箋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

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

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

署淨慧禪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眾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眾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

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間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眾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間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

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憍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

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

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岸齊拈云山主恁麼極對爲什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

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什麼生會法眼上座既不換作香匙喚作什麼知上座轉子看要別上平生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拈第四

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寢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

僧曰總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肇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

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

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

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

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

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
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
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
昏凡舉諸方二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
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

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
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
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
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勲已下素服奉全身
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

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

吳趙文遂

江南國慧

翁

炬

高麗國師

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
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
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道師請
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

讚銘記誼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曾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

生之所留修曰筆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箇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倚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後然省悟猶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

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
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
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述之後

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
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
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
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
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
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
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
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玲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
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嚙
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嚙華師
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

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自菩提師曰問取髑髏第十四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第十二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鞍

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眾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
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
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
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
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百四十三
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
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
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

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
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
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
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
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
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

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
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
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
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
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

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
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
中以何爲眼師曰暗間纖毫不隔爲什麼覩
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覩不見曰爲什麼
觀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
第四
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
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
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
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

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
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
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衆曰諸
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
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却
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
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
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
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

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
何師曰汝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
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初住僧問見色便見心燈
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
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
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
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 亘日凝然萬事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僧問擎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
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

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
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
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真達俗師曰客作
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達真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
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
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
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巖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第四師

十六

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

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

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閑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

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贅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

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第四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
勞側聆第五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
如何是日用底第六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

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第七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第八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第九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第十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
境第十一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第十二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
却有衆生第十三師曰詰墮間祖祖相傳傳法印師
今繼嗣嗣何方第十四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
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第十五師曰汝莫
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
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

具探律乘閱大藏終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顥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顥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

一偈曰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日誠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
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

卷四

十八

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霧靄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貶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鷄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

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忼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

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自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惱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

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

陽境第三世住師曰松竹乍裁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

中問如何是佛第四世住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第五世住
處州福林澄和尚問如何是伽藍第六世住師曰勿
播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第七世住師曰瞻禮即有分
問下堂一句請師不答第八世住師曰閑吟唯憶龐居
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虞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
報恩今日事如何第十世住師曰闔黎到諸方分明舉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第十一世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

兔走頻

前襄州鷺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鷺嶺通和尚第十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
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第十三世住報師曰謝
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翁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董血髡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達復代劉言達疑師

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
達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爲法忘軀之
人也聞老僧虛與故來決擇耳達悅而釋之

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
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
峯下結茅爲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
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
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
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

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
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
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疎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爲僧貴識書

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
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
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
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
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

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荼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

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

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

撚撚鬚僧曰有鬚即撊無鬚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

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

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
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旛
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
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
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綠水後面青山僧曰
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付麼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箇師曰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
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
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餗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
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
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
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
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
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
大眾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
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
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

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

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雷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耳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

英州樂淨舍匠禪師開堂日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四有功貪種無暇不裁松曰忽遇客來將何

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
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
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

第四

第五

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

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圓菩薩面
庭前櫻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
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

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種
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
概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
從上宗風不容佞性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
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
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
路看取大眾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
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真心且
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

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
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

門下豈立這箇階梯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何

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
去却擔簋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

哉龍象蹴踴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

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
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
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爲主師

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霧靄羣生有賴
師曰汝莫這裏賣柂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龍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
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

第四

十六

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
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
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
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

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井中紅燄日裏浮沤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
扶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
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
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前郢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

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釘
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帖師曰橫鋪四世界堅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

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
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
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

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恁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

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顥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

家風師曰待賓釘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

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第十四時如何師曰

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鶴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

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鎌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說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

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
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
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

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
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第十四 師

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嘶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
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

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鋒師
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
出觸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
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
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丈咨和尚師曰什麼處
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咍地曰
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
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
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
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鎌師
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
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
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勣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
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
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
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
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
第四三

具曰展即褊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
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
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
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
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

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
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
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
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
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
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觴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莊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

卷四
人底一句十一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
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
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

華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
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
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
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襄劫共住爲什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
幼習儒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
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
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
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
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
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
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揭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禪文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
引四

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俗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踢泥龍問金龍不

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

第四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三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

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

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

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
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
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

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

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陀梵

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
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
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

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
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

第四

何須塔廟新

第五

有人相肯重

灰裏邈全真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
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
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

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一
記公在胡改二切勛許云切鄭莫候切遷力紙切
遷演爾切迤迤切連接也翁許汲切釐呂支切十十切寐魚祭切
言房吻切憤忿也猗合也於於其切鞬毫爲鞬切寐睡中切
也也覲七慮切深私閨切釘丁定切是衣也哂笑也忍忍切
伺視也瀆私閨切釘釘短也霧霧也庵郎切普普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冊